

进入年关,盘锦下了一场大雪。大雪使得天地一片静寂,只有红色的抽油机,在这静寂中起起落落。辽河油田兴隆台采油厂,几位女职工早就到了“兴60站”。她们是油田女子采油队的一员。1975年成立以来,不知换了多少人,至今已至第三代。

2026年春节前,指导员刘翠翠带班。她知道,一旦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气,管线就有可能发生冻堵。果然,计量岗的毕文姣报告,抽油工地,分离器、气表等处都被冻住了,需要赶快处理。毕文姣从值班室接了一大桶热水,用力装在三轮车上,踏着积雪,小心而用力地朝着油井出发了。毕文姣走到三号计量分离器跟前,打开热水桶,快速地朝着气表处浇下去。热水浇在冰冷的设备上,发出刺刺的声响。雪花化了,可下面还裹着坚硬的冰坨。一桶水很快用完,毕文姣再次走回站内的热水管。

说起来,现在的条件已经改善得很好了。以前连道路都没有硬化,几乎全在田野里,一路都是泥泞或坑坑洼洼的小路。走一趟要付出十分的努力。老一辈女子队员的艰辛与坚守,给后来者作出了榜样。如今的队史馆里,还记载着各个时期的过往,那是她们无尽的动力源泉。闲了的时候,指导员会带着大家去充实一下。一代代女队员,始终让这支队伍保持着先进采油队称号。到现在为止,她们今年已经累计生产原油9.36万吨,天然气5107万立方米,相当于兴隆台采油厂总产量的九分之一。由此,她们每个人都知道身上的责任和荣誉的重要。遇到大雪又算什么,毕文姣又拉来了第二桶热水。与此同时,巡查油井压力的张淼也发现了情况,紧急地开始了压力表化雪工作。她的身上和头上全是雪,眉毛也蒙了一层白霜。

东北的天气异常寒冷,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了,还夹杂着阵阵寒风。浇上去的水,只是临时起一小点作用,如果不连续浇水冲击,硬硬的冰坨子是不会屈服的。所以张淼加快了频率,一桶用尽,赶快去装另一桶。大雪弥漫,女工们来回奔忙着,而且是单打独斗地奔忙着。都是分段值守,独自看护,也就是说,干起来,连个搭伴说话的都没有,更别说遇到困难帮一把手。指导员刘翠翠守在荧屏前,也在聚精会神地操控着各种仪表数据。尽管女子采油队已从当年完全的人工巡检过渡到智能化的管控模式,但联合第一线的排查,始终是她们的坚守。这就是女子采油队,一群可爱的人。说是一个集体,却是由一个个顽强战斗的个人所组成。

毕文姣这里终于化冻了,气表指针正常转动。张淼那里也好了,压力表恢复了正常的压力值。她们都慢慢站起来,仰着脸,深吸了一口长气。雪花打在脸上,却显得那般开心。这些指示表一旦停止工作,就会影响到抽油以及数据掌握。女工们仍然在大雪中巡查,不断地辨别高压管线是否有过气的声音,一旦没有,就即刻解除;观察井抽喷盘是否漏油,漏油就快速拧紧,擦去油污;看分液包是否异常,异常则对分液包进行排液……

腊月二十九,她们就在工地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天。指导员刘翠翠拿出带来的饺子招呼伙伴们,来呀,吃一顿团圆饭。没有想到,工地上还能吃上这么热腾腾的饺子,真香!手机响了,女队员们把热情的画面拍给了家人:放心吧,我们在工地过得很好,新年快乐!

除夕夜,夜班的女队员崔海蓉、王艺桐再次出门了,对设备进行例行检查。大雪纷飞,她们踏着吱吱的雪花,分头向各自的岗位走去。瑞雪兆丰年啊,大家相信,今年,会比往年再多几个百分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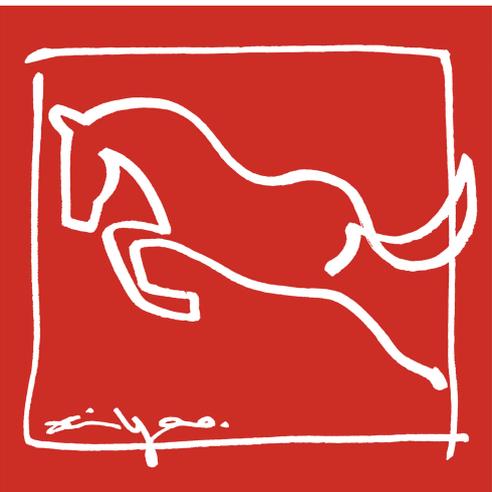
### 可爱的

王剑冰

新年到,年味起。该写对联了。窗外阳光灿烂,忽然想起与父亲驮着红纸、踩着冰霜,出门卖字的一段往事。

父亲是个杂而不乱的人——单位里有不少正经音乐学院毕业的,但他的笛子、二胡、琵琶,样样能登台;家里砌灶、打柜、修墙,也不用假他人之手,件件拿得出手。我记得他做灶还,先用木板钉模,填进和好的泥,脱模后推在院中暴晒数日,便成了结实耐烧的土砖。可他最得意的手艺,必是书法。母亲说,新婚夜他仍伏案练字;叔父也常忆起,少年时随他去拜嘉定名法书法家浦泳。有此高人点拨,父亲笔下自有风骨,不媚俗,亦不孤高,一笔一画,皆是日常的敬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沪郊忽兴建房潮。我家亦不甘人后,



### 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#### 马年一笔顺,行稳才致远。

二月初的一天,上海工作的女儿在与爷爷奶奶对话的视频中表示:不论工作多忙,一定在除夕这一天赶上“年夜饭”。放下手机的母亲,喜不自禁。

现在,年轻人喜欢在春节期间去外面旅游,已然成为一种潮流。为了不让爷爷奶奶担心,所以女儿早早给爷爷奶奶吃了定心丸。我知道,女儿女婿也喜欢旅游,他们只是把旅游时间分散到了平时的一些假日之中。“团圆、尽孝,本来就是过春节的意义所在,更何况我们平日回来少,弥补这个缺憾还来不及哩!”女儿由衷道出心中所念。知道孙女一家要回老家过春节,两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尤其是母亲忙碌得不行,不仅亲自列写年货采购清单,而且还将采购任务下达落实到我们四兄妹身上。为了确保年货质量,母亲竟然在备注栏内将要求写得明明白白:如采购猪肉最好是出自王充故里章镇、徐懋庸故乡下管镇的“山里猪”;再比如,采购团筍,必须是嵇康和马一浮乡里长塘镇出产的;还比如,霉干张则应是夏丐尊、何振梁老家加工的……母亲说,“只有确保食材的正宗,才有可能

烹饪出年菜地道的家乡风味。有了食味,始有年味”,难怪母亲将采购食材这一环节看得如此重要。

在紧张筹备多种年货的同时,每年只要小年夜一过,母亲就开始制作粽子、鸡油团子。“最忆家乡食,一味解乡愁”,女儿喜欢吃奶奶裹的酱油肉粽,那种软糯咸香、油而不腻的滋味成为女儿一生的回味。鸡油团子

对女儿的诱惑,同样也是她挥之不去的舌尖记忆。女儿说,“每当轻轻咬开团子,那迸溅而出的黄澄澄的鸡油,连同那香醇回甘的滋味,终让那些芝麻团子、豆沙团子相形见绌。”“孙女,是吃着我们的年菜、年点长大的”,爷爷奶奶对孙女的慈爱,从中可见一斑。自然,女儿对爷爷奶奶的孝敬也令两位老人宽慰。特别是到了年关,女儿与女婿早就在给爷爷奶奶精心准备年货。虽说,这些年礼不一定是贵的,但一定是最让两位老人喜欢的、中意的。原来,女儿是个有心人,有一次发现奶奶怕冷,其羽绒服破旧了,女儿就专门去专卖店购置;听爷爷说起,“上海的鸡仔饼味道好极了”,女儿不忘带上几斤。女婿也不甘示弱,时

常托朋友采购正宗的内蒙古牛肉、青海羊肉和新疆马牙瓜子等年货,孝敬两位老人。

春节期间的互动,恰如一轴慈孝图缓缓展开,铺绣着长辈对小辈的怜爱之心,缠绕着小辈对长辈感恩之情。年夜饭,总是被父母准备得妥妥的。虽说,父母年纪大了,每道菜要亲自做已经不太可能,但关键几道年菜、一些加工的关键环节,母亲还是会拄着拐杖守在那里,以便随时上灶掌勺。母亲笑着说,“家乡菜能锁胃”,年菜走了味而锁不住胃,又怎么锁得住回家的心呀!”听罢母亲的话,大家点头称是。

近年来,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女儿告诉我们,这种病最大的特征是“人生故事中的欢乐、痛苦、遗憾、执着,渐渐地都会化

成一片片掉落的记忆拼图,而变得喜怒无常,就像小孩一般。”为此,女儿去年提议让爷爷与我们一起翻看老照片,并请他回忆讲述过往的经历。没想到,父亲看着老照片,在如数家珍、绘声绘色中竟能回忆起不少事情。

每年的春节假期总是过得飞快,告别的那天,父母会给我女儿一家准备糟猪肉、醉鸡鸭、鸡油酱丁等

“票根经济”是现在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,以票根为纽带,串联不同消费领域,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,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。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,我就尝到过“票根经济”的甜头。我住在杨浦区的平凉路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文化生活比较单调,能有一场电影看,就美滋滋的了。我喜欢看电影,杨浦电影院是解放后自主建造的区内第一家影院。杨浦电影院里有个很大的休息厅,休息厅两旁是观众服务部,内有一家新华书店,还有一家小的商店,最吸引我的,是连环画出租。放映前一刻钟凭当场票进场,我和哥哥总是冲在最前头。气喘吁吁地还带着体温的票根递过去,换回一个冰凉滑润的筹码,挑一本自己的连环画。然后,便陷进休息厅那墨绿色的丝绒沙发里。催促的铃声总来得猝不及防,正看到“欲知后事如何”的紧要关口,哪里舍得放手?手忙脚乱地在衣兜里翻找筹码,越是心急,它仿佛越是躲藏。哥哥在一旁连连催促,检票口的人影渐渐稀落,心里便像滚油煎着。终于,在某个角落摸到它,几乎是扑过去,将书与筹码一同塞还,换回那张已有些皱褶的票根。捏着它冲进已暗下的放映厅,心脏还在咚咚地撞着胸膛,方才书页里的刀光剑影,与此刻银幕上流淌的光柱,恍惚间竟分不真切了。记得最牢的,是看《夜半歌声》那次。那凄美的故事,对于孩童的心,实在是过于浓烈了。黑暗中,银幕上的面容,与小书里看过的英雄脸庞,反复交叠,搅得人无法安眠。可这战栗,竟也成了享受的一部分,与那沙发、那书香、那冲刺的心跳一起,被牢牢地钉在了记忆的底片上。

七十多年过去了。杨浦电影院已经不存在了,连环画摊也早已湮没在时光里。如今人们谈论的“票根经济”,链接着更广阔的天地,衍生着更复杂的体验。可当我听到这个词,鼻尖泛起的,却总是那股旧纸张与油墨的芬芳,是手心攥着票根奔向服务台时,那混合着焦急与狂喜的、真实的温度。

### 卖春联

陈文华

民风古厚,见有手写春联,竟纷纷迎上门来。那时物价低,百姓普遍贫穷,我们定价四五毛一副,但乡人纷纷欣然解囊。午后两三点,两大捆红纸竟尽数售罄。归途虽然寒风刺面,父女俩却一路欢笑。

次日,战线缩短,只至娄塘、朱桥一带。风俗相近,销路依旧顺畅。第三日已是年三十。我早已没了新鲜劲儿,腿酸得抬不动,父亲却说:“今日必须卖光,过了今夜,春联便无用了。”我们骑到唐行,此处风俗渐淡,又临除夕,只得半卖半送,两毛三毛也出手。三日奔忙,刨去红纸本钱,净落七十多元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这已算一笔不小的进项了。父亲没买肉,没添衣,转身又把钱全换成红纸,整整齐齐码在箱子里,预备来年腊月再

江南的雪,如小家碧玉,永远猜不准她何时会鼓足勇气,来赴白色之约。就算有时佳期已定,却仍在和着走,倚门回首。远望窗外,雪在路上,伸手去接,却又悄然隐去,留下一丝惆怅,久挂心头。

来沪三十余年,所见飘雪,略有规模者,数场而已。江南少雪,多少是件略有遗憾的事。相信陆游也有同感,他的《大雪》诗首联便是:大雪江南见未曾,今年方始是严凝。江南少雪,于是才有诸如“欲仙去”之类的事。故事出自明张岱《夜航船》:越人王冕,当天大雪,赤脚登炉峰,四顾大呼曰:“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,使人心胆澄澈,便欲仙去!”当然,更多文人是含蓄、内敛和禅意的。因其少,诗人画家们反复演绎,直至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和精神的寄托。

赵孟頫提出诗画同源,但实践上早在唐王维便开始了。王维开创雪景水墨山水,自此中国的文人画一路沿袭,到五代巨然,到两宋范宽、马远再到明仇英、沈周,直至张大千,群星熠熠,共同将重岩积雪、叠嶂疏林、茅舍孤舟、访友寻梅入画。此番种种,形成文人“雪画”高洁、清冷,甚至孤绝,而禅意隐约其中的风骨意象。岁寒三友中,松竹为山中寻常之物,至于梅,人文之物,应踏雪寻之,于是“踏雪寻梅”便成为经典意象。沈周《骑驴赏雪图轴》颇有代表性,画面中高士骑驴,沿栈道缓步而行,童子折一枝梅相随,前方峰回路转处的房舍内,另两位高士正执手笑谈,旁边一童子低头忙碌。沈周题识曰:雪里骑驴冻骨清,梅花梢掠带江城。谁家酒无吟兴,坐拥红炉送锦箒……有雪有梅有攀友,有酒有箒有红炉,一场因雪而成的雅集穿越时空徐徐展开。

《红楼梦》五十回中也有“踏雪寻梅”的场景:四面粉装银砌,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,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……贾母喜得忙笑道:“你们瞧,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,又是这件衣裳,后头又是这梅花,像个什么?”众人都笑道:“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州(仇英)画的《双艳图》。”贾母摇头笑道:“那画里哪有这件衣裳,人也不能这样好!”

### 江南雪

鲁北明月

二十年前的早春,在杭州,也有一次雪中寻访的经历,只是最初要访些什么多少有些三心二意。先是辗转来到灵隐,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,所见是青松翠柏,宝殿经幢,香客络绎,烟火缭绕。游程过半,大人已经有些疲倦,唯有刚满5岁的扬扬兴奋不已,先是对松树上候鹰上下的松鼠大呼小叫,再仰头张手去接飘忽而来的雪花,我笑,果然是“南人不识雪”。后来看到溪边一树红梅正在开放,便有意探梅,心里在权衡孤山以及灵峰这些赏梅胜地,众人却多选西湖。车上想:不是暗香来,梅花寻不得。也罢,就去西湖看雪!当时,佳节期间,西湖边红男绿女熙来攘往,气氛热烈,追逐不绝,一个漫天飞雪中的繁华世界,我们是其中之一二三。再次想起张岱和《湖心亭看雪》: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,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
多年之后想到这一刹那,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,那场雪下在崇祯五年,连下三日。而舟中客,自金陵来。我自山东来,江南少雪,但会有一场,跨越时空,因你而来。

常托朋友采购正宗的内蒙古牛肉、青海羊肉和新疆马牙瓜子等年货,孝敬两位老人。

春节期间的互动,恰如一轴慈孝图缓缓展开,铺绣着长辈对小辈的怜爱之心,缠绕着小辈对长辈感恩之情。年夜饭,总是被父母准备得妥妥的。虽说,父母年纪大了,每道菜要亲自做已经不太可能,但关键几道年菜、一些加工的关键环节,母亲还是会拄着拐杖守在那里,以便随时上灶掌勺。母亲笑着说,“家乡菜能锁胃”,年菜走了味而锁不住胃,又怎么锁得住回家的心呀!”听罢母亲的话,大家点头称是。

近年来,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女儿告诉我们,这种病最大的特征是“人生故事中的欢乐、痛苦、遗憾、执着,渐渐地都会化

成一片片掉落的记忆拼图,而变得喜怒无常,就像小孩一般。”为此,女儿去年提议让爷爷与我们一起翻看老照片,并请他回忆讲述过往的经历。没想到,父亲看着老照片,在如数家珍、绘声绘色中竟能回忆起不少事情。

每年的春节假期总是过得飞快,告别的那天,父母会给我女儿一家准备糟猪肉、醉鸡鸭、鸡油酱丁等

“票根经济”是现在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,以票根为纽带,串联不同消费领域,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,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。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,我就尝到过“票根经济”的甜头。我住在杨浦区的平凉路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文化生活比较单调,能有一场电影看,就美滋滋的了。我喜欢看电影,杨浦电影院是解放后自主建造的区内第一家影院。杨浦电影院里有个很大的休息厅,休息厅两旁是观众服务部,内有一家新华书店,还有一家小的商店,最吸引我的,是连环画出租。放映前一刻钟凭当场票进场,我和哥哥总是冲在最前头。气喘吁吁地还带着体温的票根递过去,换回一个冰凉滑润的筹码,挑一本自己的连环画。然后,便陷进休息厅那墨绿色的丝绒沙发里。催促的铃声总来得猝不及防,正看到“欲知后事如何”的紧要关口,哪里舍得放手?手忙脚乱地在衣兜里翻找筹码,越是心急,它仿佛越是躲藏。哥哥在一旁连连催促,检票口的人影渐渐稀落,心里便像滚油煎着。终于,在某个角落摸到它,几乎是扑过去,将书与筹码一同塞还,换回那张已有些皱褶的票根。捏着它冲进已暗下的放映厅,心脏还在咚咚地撞着胸膛,方才书页里的刀光剑影,与此刻银幕上流淌的光柱,恍惚间竟分不真切了。记得最牢的,是看《夜半歌声》那次。那凄美的故事,对于孩童的心,实在是过于浓烈了。黑暗中,银幕上的面容,与小书里看过的英雄脸庞,反复交叠,搅得人无法安眠。可这战栗,竟也成了享受的一部分,与那沙发、那书香、那冲刺的心跳一起,被牢牢地钉在了记忆的底片上。

### 半张票根

郑自华

七十多年过去了。杨浦电影院已经不存在了,连环画摊也早已湮没在时光里。如今人们谈论的“票根经济”,链接着更广阔的天地,衍生着更复杂的体验。可当我听到这个词,鼻尖泛起的,却总是那股旧纸张与油墨的芬芳,是手心攥着票根奔向服务台时,那混合着焦急与狂喜的、真实的温度。

### 雅玩